

黑格尔与现代大学

贺国庆

摘要：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人文主义教育的倡导者，黑格尔提出了许多关于大学的真知灼见，对现代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黑格尔先后在作为现代大学发源地的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在致力于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亦深入思考了现代大学的一些核心问题。他坚信大学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赞同以新人文主义思想改革大学，主张大学学术自由，倡导教化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哲学是教化和科学的中心。黑格尔的现代大学观建立在其宏大的哲学体系和实践的基础上，这些主张的提出使黑格尔成为现代大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

关键词：黑格尔；现代大学观；德国古典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2-0159-09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①黑格尔的贡献不仅限于哲学领域，他还当过家庭教师，做过8年中学校长，在大学执教二十余年，虽然没留下专门的教育论著，但国内外对其阐发过的教育思想有着相当多的研究。然而，对黑格尔有关大学的论述或大学观进行专题研究的著述则较为罕见，且相关成果极为零散，布莱恩特（Bryant）撰写的《黑格尔的教育理念》和路奎尔（Luqueer）撰写的《作为教育家的黑格尔》等研究黑格尔教育思想的代表性专著，也几乎没有论及黑格尔的大学思想。实际上，黑格尔生活的年代，正值德国现代大学形成时期，黑格尔先后任教的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正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身处其中的黑格尔必然会受到大学新思想的影响。从这点上看，梳理和研究黑格尔的大学观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意义的。布莱恩特说：“我们不宜将黑格尔视为与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和赫尔巴特比肩的教育家。但是，黑格尔从自身的哲学体系出发提出了一个普遍的教育计划，上述这些伟大的改革者都可以从该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应有的关系。如果在现代文献中不能找到这个计划，那么过错必须归咎于现代的学者。”^②因此，对黑格尔的“普遍的教育计划”进行系统考察，理应是当代教育史学者的职责与使命，这不仅能够充实有关黑格尔大学观及其教育理念的研究，还有助于丰富我们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0年教育学一般课题“现代大学思想的源流和影响”（BOA200046）。

作者简介：贺国庆，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 W. M. Bryant. Hegel's Educational Ideas. New York, Chicago Boston: Werner School Book Company, 1896, p.13.

现代大学思想源流的认识。

一、黑格尔是现代大学起源的亲历者

黑格尔出身于德国符腾堡公国斯图加特市的一个中等富裕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斯图加特高级中学期间，他学习了古典文学、古代德语、现代德语、数学与现代科学。18岁时，黑格尔考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大学每况愈下，成为陈旧思想、过时课程的堡垒，图宾根大学也不例外，教学思想刻板僵化，教学质量低下。所幸黑格尔在这里结识了谢林（Schelling）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前者后来成为古典哲学承前启后的哲学家，后者则成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三人同居一室，被称为“图宾根的三伙伴”。虽然学的是神学，但三人一致决定将来不做牧师，谢林和荷尔德林也成为了鼓励黑格尔转向哲学研究的关键人物。在大学期间，黑格尔对课堂讲授的内容不甚满意，遂在自学上很下功夫。他勤奋学习，大量涉猎课外书籍，阅读了柏拉图（Plato）、卢梭（Rousseau）、席勒（Schiller）、雅科比（Jacobi）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人的著作，从中获益颇丰。

1793年，大学毕业后的黑格尔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担任家庭教师。1801年，黑格尔成为耶拿大学编外讲师。黑格尔在这里先后开设了实在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哲学史和纯粹数学等课程。然而，初任大学教师的黑格尔在课堂上的表现常常不尽如人意。“他呆在讲台上，就象坐在家里的书桌跟前一样：翻翻自己的笔记本，找找正要讲的段落，吸吸鼻烟，又打喷嚏，又咳嗽。他低沉地讲着，费劲地斟酌字眼，特别是涉及简单明了的事物更是如此，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些事物正因其浅显易懂反而使他烦恼。”^①这一讲台上的“名声”甚至影响了黑格尔后来在其他大学的应聘。黑格尔自己也承认：“我在耶拿的初次讲演给人们留下一个偏见，认为我讲课既不流利，也不清楚。”^②

虽然讲课效果欠佳，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耶拿时期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正是在耶拿时期形成的东西，让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同于其他思想家；他将这些思想加以充分发展，灵活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这就是他所谓的创造‘各种不可思议的概念’”^③。在耶拿大学期间，黑格尔完成了代表作之一《精神现象学》的撰写。1805年，在歌德（Goethe）的帮助下，黑格尔升任耶拿大学副教授职位。

耶拿大学曾是学术自由和新思想的中心，但随着费希特（Ficht）、谢林等人和浪漫派代表人物的离开，耶拿大学逐渐衰颓，黑格尔也在完成《精神现象学》后不久离开了此处。他后来说：“耶拿把我强拉在它身边，但已不是我选作可以提高自己的居住地，我已把自己奉献给科学，只有在当时对科学具有推动力的地方，我才能得到提高。因为只有一个具备热诚和以自己的行动激励着艺术和科学的集体的住地，才能促使进取的精神保持以更多真理性获得一个更高概念的能力。”^④

离开耶拿大学后，黑格尔曾在班堡任《哲学评论杂志》主编，1808年起在纽伦堡高级中

①② [苏联] 阿尔森·古留加著，刘半九、伯幼等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2、85页。

③ [法] 雅克·董特著，李成季、邓刚译：《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④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198页。

学任教并担任校长。中学执教的经历使黑格尔对自身教学能力的自信心大增，他说：“在中学教书八年，至少使我能够讲课讲得流利些了。要达到这一点，任何别的办法都不及在中学教书来得可靠；同时，这也是使讲课讲得清楚些的一种适当办法。”^①

在游离于大学之外这些年，黑格尔重返大学执教的愿望从未消散，大学教授依然是他朝思暮想的职位。1816年，46岁的黑格尔终于如愿以偿，被聘为海德堡大学教授。他的兴奋溢于言表，他曾在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在科学中所感到的孤寂，莫过于在哲学上所感到的孤寂了。我满怀渴望有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场所。也可以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场所，对我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多么不利。”^②无疑，大学就是黑格尔期待已久的活动场所。在海德堡大学就职演讲中，黑格尔对重拾其哲学志业感到格外欣喜，他相信“在这个时机，哲学有望再次获得瞩目和厚爱，这门几乎沉寂的科学能再次传扬它的声音，对它充耳不闻的世界可望再次对它侧耳”^③。

黑格尔对海德堡大学的环境颇为满意，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教授职位。尽管他在演讲中仍旧死板，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并被学生们誉为“是一位可以被他们信赖和总是愿意为他们提供忠告和帮助的老师”^④，选修其课程的学生数急剧增加。自1814年费希特去世后，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这一席位一直虚位以待。1817年，时任普鲁士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的阿尔滕施泰因（Altenstein）将这个教授席位授予了声誉日隆的黑格尔。

1818年10月，黑格尔正式就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逐渐受到政府中以哈登贝格（Hardenberg）为首的改革派的青睐。1822年，阿尔滕施泰因向哈登贝格提交了一份报告，称赞黑格尔“无疑乃是德国最深刻和最可靠的哲学家”，认为“他为青年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影响”，称赞“他热忱、严肃并富有能力，抵抗着缺乏深刻性的哲学的有害入侵，他粉碎了年青人的自负。他因其各种观点而备受尊重，他的各种观念，以及他的有益行为，让那些蔑视所有哲学的人都不禁为之折服”。^⑤阿尔滕施泰因担任教育和文化部部长长达22年，在任期间对大学中的进步人士采取了宽容态度，也由此被当时的保守势力视为“眼中钉”。史家说：“尽管有国王指派的监督人的监视，在阿尔滕施泰因保护下，普鲁士的各所大学得以保存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科学自由。”^⑥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先后讲授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出版了《法哲学原理》一书。在这里，“黑格尔作为教师的声望越来越高，听他的课成为一种时尚。各阶层的人都来听课。来自德国各地和整个欧洲国家的学生坐在他的脚边。尽管演讲断断续续，但内容的深度使听众充满了最纯粹的热情。”^⑦在柏林听黑格尔讲课长达两年之久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写道：“黑格尔的讲课，远不像他的著作那般晦涩。我甚至可以说，他的讲课是清楚易懂的。因为他很注意大多数听讲人的意见和不同程度的理解力。”^⑧1821年，黑格尔就任

① [苏联] 阿尔森·古留加著，刘半九、伯幼等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5—86页。

②⑧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259页。

③ [德] 黑格尔著，沈真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8卷，演讲手稿Ⅱ：1816—1831，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页。

④ [美] 特里·平卡德著，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12页。

⑤⑥ [法] 雅克·董特著，李成季、邓刚译：《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14页。

⑦ F. L. Luqueer. Hegel as Educator. New York: Macmillan & Company, 1896, p.93.

柏林大学哲学系主任，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在柏林大学执教的13年中，黑格尔培养了大批学生和门徒。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他一如既往地对一些付不起听课费的学生免收费用，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二、黑格尔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捍卫者

（一）坚信大学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黑格尔在政治上是一位国家主义者。在他看来，国家存在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国家是理念的现实，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人类自由的实现。^①黑格尔十分看重教育和科学对国家的作用，相信“教育和科学的繁荣昌盛甚至是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环节之一”^②。1807年，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说：“只有知识是唯一救星。唯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木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家灾难的起源认作某某个人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国家的命运认作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③

黑格尔认为国家权力有两个分支，即司法机关和教育机构，前者涉及私人的一般私有财产，后者涉及私人最钟爱的财产，也就是他们的女子。^④在诸多教育机构中，黑格尔对大学极为重视。他肯定大学对国家的重要性，他的理想就是通过大学来改变国家。对此，他主张将大学作为改革的焦点，实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他认为，“行政官员，由于在科学和教养方面受过高等教育，应该逐步合理地把所有德国公国变成现代国家，而普鲁士将居于领导的地位。普鲁士是德国文化的‘焦点’，柏林是普鲁士的‘焦点’，大学是柏林的‘焦点’，而哲学（黑格尔哲学）则是大学的焦点。”^⑤

（二）赞同以新人文主义思想改革大学

黑格尔信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尤其赞同洪堡（Humboldt）在柏林大学的改革。黑格尔曾相信19世纪初的海德堡大学继承了耶拿大学的精神，虽然他对海德堡大学学生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深感震惊，但海德堡大学也保留了一些与黑格尔心目中的大学理想相一致的特色：“如以教化的理念为导向，以借传授自我指导意识、文化和教育来培养年轻人在现代生活中挑大梁的思想为导向，致力于科学（Wissenschaft）而不只是致力于那早已成为了许多启蒙运动时代大学特性的‘学问’”^⑥。对此，黑格尔深以为然。

但当他从海德堡初到柏林大学时，柏林大学公开声称的理想与真实大学生活之间的失衡使黑格尔备受打击。^⑦他对学生基本知识的匮乏感到十分苦恼，在他看来，柏林大学应该致力于

① [苏联] 阿尔森·古留加著，刘半九、伯幼等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9页。

② [德] 黑格尔著，沈真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8卷，演讲手稿Ⅱ：1816—1831，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9—20页。

③ [德]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导言”，第6—7页。

④ [德] 黑格尔著，张东辉、卢晓辉译：《黑格尔全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1808—1816），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9页。

⑤⑥⑦ [美] 特里·平卡德著，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52、389、543页。

教育学生不仅是为谋生而学，还应该是为自己的教养而学。然而普鲁士法律却准许不懂拉丁文、希腊语，不会数学也不通历史的学生进入大学，这些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日后谋生。^①这与黑格尔的理想大相径庭。因此，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黑格尔坚定地主张以新人文主义思想推动大学的改革，他坚持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人，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养的最合适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一个训练学生获得不确定的“技能”、为将来职业做准备的场所。黑格尔重视科学、追求真理、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些主张适应了时代发展对大学的要求，是现代大学传承至今且亘古不变核心理念。

（三）主张大学的学术自由

在政治上，黑格尔兼具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或被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但在大学观上，黑格尔是明确主张学术自由的。1829年，在就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演讲中，黑格尔将大学的自由作为演讲的主题。他说：“大学是宇宙的一面活镜子，是一个社会，是一种融自由与纪律为一体的国家。我们的纪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是我们为之献身的那种事业的纪律。大学里的教学自由，人生全部意义的发扬光大，乃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楷模和源泉。大学的自由决不是盲目听命于权威，也不是在言行中采取毫无根据的相对主义。大学立足于真理的坚实基础之上，同时又以真理为其最终目的。大学将理论与实践、宗教与世俗、人类的普遍因素与个别因素统一于自身之中。”^②

在主张学术自由的同时，黑格尔也反对对自由的曲解和滥用，他认为个体自由和社会自由相辅相成，个人自由是在国家框架内实现的。他以出版自由为例，认为“把出版自由定义为人们想说就说，想写就写的自由，这相当于把一般自由看成是人们想要什么就去做什么的自由——这种说法表明思想还完全未经教化，是粗鲁和肤浅的”^③。上述黑格尔对出版自由的理解同样可以用于解释其对大学自由的观点。基于这种理解，黑格尔一方面主张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也同意由具有改革意愿的官员来监督大学，并尝试在两者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一主张反映了黑格尔所秉持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

“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也使黑格尔常常同时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批评。例如，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后，黑格尔就遭到来自自由主义者和大学中保守派的两面夹击。前者指责他在书中面对统治势力表现得奴颜婢膝；后者认为他教给学生太多的“改革”思想，对学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④其实，黑格尔政治立场的骑墙态度，亦是其处于当时专制政府高压政策下不得已的做法。有人给黑格尔戴上“御用哲学家”“普鲁士大学的独裁者”“钟情于绝对专制的理论家”等大帽子，这是不公允的。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工资只有2 000塔勒，甚至低于律师^⑤，何来的“御用”之待遇或荣耀？黑格尔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英国改革法案》被普鲁士国王亲自下令中止发表，显然，“御用”的帽子戴在黑格尔头上是难副其实的。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就敏锐地“看到他的哲学为现存制度祝福的一面，又欣然同意黑格尔的

①④ [美] 特里·平卡德著，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43—544、534页。

② [苏联] 阿尔森·古留加著，刘半九、伯幼等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3页。

③ [德] 黑格尔著，邓安庆译：《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8页。

⑤ [法] 雅克·董特著，李成季、邓刚译：《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页。

命题中隐藏的改变现存制度的革命一面”^①。1841年，在黑格尔去世10年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下令将谢林召回柏林接替黑格尔的教职，自上而下开始向黑格尔哲学宣战，以消除黑格尔泛神论的影响。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恰恰从侧面反衬出黑格尔哲学观和大学观中的自由主义元素。

三、黑格尔是现代大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

现代大学思想体系是由康德（Kant）、歌德、席勒、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谢林、斯蒂芬斯（Stephens）等人共同奠基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新人文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思潮对大学的思考和主张。毋庸置疑，作为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和新人文主义信奉者的黑格尔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构建者之一。

（一）倡导“教化”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教化”（Bildung）也译作教养、修养，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德国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新人文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无不重视教化的意义，将培养有教养的人作为大学的核心目标。黑格尔的理想是要塑造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够比思想和教化的力量更好地塑造世界了。^②早在上大学时期，黑格尔就深受教化理想的影响，他在日记中摘录了哲学家门德尔松（Mendelssohn）关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阐述，认为门德尔松“实际上把启蒙运动本身等同于教养，把教育这个概念当作品味和良好判断的培养看待”。黑格尔相信：“新的革命秩序将会造成形势的变化，因此那些有学识有品位有修养的人们将会飞黄腾达。”^③

在黑格尔的心目中，“有教养者与无教养者的差别之大犹如一般的人与石头的差别”^④。怎样区分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黑格尔认为：“无教养的人喜欢满腹牢骚和挑剔别人，因为挑剔别人易，但明了其中的善及其内在必然性难。初受教养者总是从挑剔开始，但是受到完全教养者在每一事物中总是看得到肯定的东西。”^⑤他又说：“有教养者能在他的行为中，随后也让各个情况有其存在的权利，而无教养者在这时虽然心怀好意，抓住一个主要方面，但是却因此损害了许多方面。所以，有教养者牢记和坚持各个不同的方面，因而能更具体地行动；进一步说，这根本是由于教养者能按照普遍的目的和观点而行动。这全然是教化的本性。”^⑥他进一步解释道：“可以把有教养的人首先理解为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做别人做的所有事，却不炫耀自己的特异性，而没有教养的人正要显示自己的这种特异性，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不遵循对象的普遍特性的。同样，在对其他人的关系上，无教养的人还容易得罪别人，因为这些人只顾自己痛快，而不反省别人的感受。诚然，他们并非有意得罪别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跟他们的本

① 萧焜焘著：《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0页。

②③ [美] 特里·平卡德著，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1、49页。

④ [德] 黑格尔著，张东辉、卢晓辉译：《黑格尔全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1808—1816），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5页。

⑤ [德] 黑格尔著，邓安庆译：《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6页。

⑥ [德] 黑格尔著：《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I分册，世界史哲学演讲录：1822—1823，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3页。

意不合拍。所以，教化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①

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人是最具有教养的民族。因此，在纽伦堡高级中学任校长时，黑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巴伐利亚州教育厅厅长尼特哈默尔（Niethammer）一同，秉承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改革学校，他们主张精英阶层的特权应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倾向于强调信奉民主精神的希腊模式优于崇尚贵族气派的拉丁模式，且希腊模式应作为一个公正和健全社会的基础。同时，他倡导研读古典作家的著作，认为古典著作是“迄今为止人们见到过的最美的东西”^②。他认为：“研究古代经典作家，可以激励我们以良好的方式远离我们看待事物的日常方式，使我们乐于变成自我建构的有教养的人——也即变成有修养的人。”^③

黑格尔确信，学校必须为人们步入校园外的真正的世界做好准备。真正的世界“不关注他们独特的目标、想法和部署”，学校则通过提升学生教养，为学生步入真正的世界做好准备。^④作为大学教授，黑格尔认定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养的最合适的场所。他认为，经过大学培养的具有教养的人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他们将取代从前贵族阶层的特权和地位，而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人若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昔日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

（二）强调哲学是教化和科学的中心

1818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就职演讲中说：“在我们这所核心大学里，一切精神教养、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即哲学，也必须得到自己的地位和优先的关照。”^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哲学是德意志民族保存下来的一种固有特性。黑格尔认为，哲学只存留于德意志人之中，“保存这种神圣的光明的工作托付给了我们，我们的使命就是保护它，培育它，留心人能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即留心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要湮灭和沦落”^⑥。然而，时代的困境和社会的动荡，“抑制了我们彻底地、认真地从事哲学研究，驱散了对哲学的普遍关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淳朴的天性都转向了实务，平庸浅薄的思想攫取了哲学中的重要言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可以说，自从哲学开始在德国显露头角以来，这门科学从来没有恰好像现在这样面目糟糕，从来没有空虚自负之辈如此浮于表面，所想所为这么骄横，仿佛他掌握着科学的统治权一般。为了针对这样的浅薄风气，以德国人的严肃、正直和淳朴去工作、去共同工作，使哲学摆脱它落入的孤独境地，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受到很深刻的时代精神的召唤”^⑦。

什么是哲学？黑格尔的回答是：“哲学其实是这样一个领域，人在这个领域里必须放弃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特殊目的，不再寻求他自己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对他独立的东西来享用，并且以此为荣，感到自豪。”^⑧他认为，“哲学的验证不是权威，不是信仰，而是思维”^⑨。

哲学的目标是什么？黑格尔说：“凡是在生活中真实、伟大和神圣的东西，只有通过理念才是这样的东西；哲学的目标是把握理念的真正形态和普遍性。”^⑩他进一步说：“哲学的任务是要把握这个现在所是的东西，因为这个所是，就是理性。就个性而言，每个人本来都是他时

① [德] 黑格尔著，邓安庆译：《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②③④ [美] 特里·平卡德著，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6、305—306、330—331页。

⑤⑥⑦⑧⑨⑩ [德] 黑格尔著，沈真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8卷，演讲手稿Ⅱ：1816—1831，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0、21、12、31、30、23页。

代的产儿；那么，哲学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哲学呢？黑格尔认为：“一个没有学养的人始终处于一个受种种偶然环境的影响的事情里，他的理解、他的陈述有紊乱，就像在行动中陷于种种偶然的情况里那样，因而他是无法把握事情的实质的。有学养的人则像性格刚强的人一样，会坚持理解本质的东西，只是坚持这种东西，完成这项工作。而研究和学习哲学就是持续不断地适应本质的东西，让偶然的、暂时的东西消逝，并且哲学（按）内容来说，恰恰在于认识绝对的目的和真正的存在。”^②

黑格尔进而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角度，阐述了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灵魂，它提高了所有科学的水平，并把它们推向前进。他们一定会看到科学如果缺乏活力就要沉睡，枯萎。科学之所以有活力，是由于在科学中含有概念，而概念归根到底是出自哲学。科学把哲学吸收到自己的内容中去，哲学反过来以科学为内容，从科学汲取营养、材料和财富。”^③黑格尔将哲学看作科学之王。他鼓励青年学子要首先抱有对科学的信任和对自我的信任。他认为，“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是从事哲学研究的首要条件”^④。

黑格尔坚信，真正的哲学研究只有在大学里才能收到成效。他不主张在中学开设哲学课程，认为中学生只需要了解形式上的思维原理，了解基本的逻辑学、古代文学史和古代宗教史即可。在他看来，哲学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哲学思维能力。他认为：“哲学不是某种立刻被每个人所接受的东西；哲学的真栖身地在大学，作为‘系科的女王’，哲学是那培养一种新型、有知识、有教育的精英人才的大学核心学科。”^⑤

大学里应该如何学习哲学呢？康德曾认为哲学是不能学习的，重要的是训练学生的哲学思维。黑格尔也赞成将重心放在训练学生的哲学思维上，但他并未否定学习哲学的可能性。一种观点认为，“与其向人教授哲学的内容，不如让他学会进行没有内容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现代的狂热，在教育领域中尤其如此。这种观点的意思近乎于说：一个人应当旅行，不断地旅行，但始终不熟悉沿途中的城镇、河流、乡村和人民等等”。对此，他反驳说：“当一个人熟悉了一个城市，然而又来到了一条河流，接着又来到另一座城市，如此等等，他也就学会了旅行；他并不是单纯地学习旅行，但他实际上是在旅行。同样，一个人熟悉了哲学的内容，他便不仅在学习进行哲学研究，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在进行哲学研究了。”^⑥黑格尔的结论是，只要方法得当，哲学是可以学习的，思维也是可以传授的，这就要求“教与学并举”。他说：“我相信，在大学里讲授哲学的正确方法可能是：采取确定的方法，包括着细节和次序明确的进程，来获得确定的知识，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它所应该完成的工作。这门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变成可以学习的。”^⑦

① [德] 黑格尔著，邓安庆译：《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②④ [德] 黑格尔著，沈真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8卷，演讲手稿Ⅱ：1816—1831，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3、23页。

③⑦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221页。

⑤ [美] 特里·平卡德，朱进东、朱天幸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49页。

⑥ [美] 沃·考夫曼著，张翼星译，郑志宁校：《黑格尔——一种新解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5页。

黑格尔一生著述颇丰,虽然并未留下专门的教育论著,也没有提出过系统而完整的大学观,但他对现代大学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例如,他强调大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将教化视作大学的培养目标,确定哲学在大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等等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些都是现代大学永恒不变的核心理念。这与其在作为现代大学发源地的耶拿、海德堡和柏林大学的从教经历是分不开的。正如德国教育史学家包尔生(Paulsen)所说:“黑格尔对整个普鲁士教育制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他的哲学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20和30年代普鲁士的官方哲学。”^①

黑格尔是爱国的哲学家,他希望通过大学的振兴拯救处于危难中的民族和国家,他一生为哲学复兴而奋斗,他坚信“德意志民族已经从最严重的局面中摆脱出来……纯粹的科学和自由的、理性的精神世界也会再次繁荣昌盛起来”^②。正是这种信念成为支撑其工作和生活的不懈动力。同时,黑格尔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政治立场无疑是较为保守的,如始终赞成君主立宪政体,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关于大学的论述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责任编辑:李欣桐)

Hegel and Modern Universities

He Guoqing

Abstract: As a master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advocate of new humanist education, Hegel proposed many insights about universities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t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Hegel had taught at University of Jena,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nd University of Berlin, which were regarded as the birthplace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While devoting himself to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 he thought deeply about several core issue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He firmly believed in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endorsed university reform with new humanist ideas, advocated academic freedom in universities, upheld the core position of indoctrination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mphasized that philosophy was the center of indoctrination and science. Hegel's view of modern universities was rooted in his grand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practice and these propositions made him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moder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Hegel; view of modern universities;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张驰、郅海霞、耿益群等译:《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② [德] 黑格尔著,沈真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8卷,演讲手稿II:1816—1831,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页。